

黑道女杀手

8

风 云 名 女  
系 列 大 观

李晶霞 编著



吉林文化出版社

风云名女系列大观

# 黑道女杀手

李晶霞 主编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京)新登字 173 号

风云名女系列大观—黑道女杀手

编著：李晶霞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

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8 印张 19.2 千字

1994 年 6 月第 1 版 199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049-373-3/G · 462 定价：全套：64.00 元  
本册：6.40 元

# 目 录

§ 1.	毛泽东救下的女匪首 <b>陈大嫂</b> .....	(1)
§ 2.	劫持意大利总理莫罗的总指挥 <b>安娜</b> .....	(26)
§ 3.	驰名豫西的张寡妇 <b>贺贞</b> .....	(43)
§ 4.	暗杀列宁的女人 <b>范尼·卡普兰</b> .....	(54)
§ 5.	三界沟里的压寨夫人 <b>关东江</b> .....	(68)
§ 6.	暗杀托洛茨基的直接策划者 <b>卡莉达雅·米尔卡达雅</b> .....	(93)
§ 7.	关东大地上忠于爱情的姑娘 <b>张淑贞</b> .....	(109)
§ 8.	拉响背上炸弹炸死印度总理的美女 <b>佳雅达利</b> .....	(165)
§ 9.	十万大山女匪首 <b>韦秀英</b> .....	(186)
§ 10.	为复仇而旋转在舞台上的红歌星 <b>韩小玉</b> .....	(190)
§ 11.	一个经历了酸甜苦辣的黑手党女人 <b>罗伊夫人</b> .....	(218)
§ 12.	色蛊行刺吴三桂的烈女 <b>杨娥</b> .....	(224)
§ 13.	《乌龙山剿匪记》里的“四丫头” <b>黄玉娇</b> .....	(233)
§ 14.	手刃孙传芳的侠女 <b>施剑翘</b> .....	(239)

## 毛泽东救下的女匪首

——陈大嫂

毛泽东说：“好不容易出了一个女匪首，又是少数民族，杀了岂不可惜？”

1924年程莲珍出生在贵州省长顺县一个叫中苑的偏僻山村。

中苑虽然是山高皇帝远的偏僻小村，但她依山傍水，风景宜人，生长在这里的姑娘大都眉目俊秀，面如桃花，是远近闻名的“美女之乡”。程莲珍这位美女之乡里最美丽的姑娘，原本过着快快乐乐，无忧无虑的生活。可是，17岁那年，同寨的一位大姐出嫁到县城，请她作伴娘，被城里的一帮文人和富家子弟盯上了，他们说这是“贵州山国第一美人”，从此名传四方，登门求亲的人络绎不绝，土匪恶霸也打上了她的主意，当地有名的大土匪头子王海臣也派人来提亲，来人临走的时候皮笑肉不笑地说：“王大哥有话，‘不答应就抢上山去’！”。这可吓坏了程莲珍，她当天夜里就跑到惠水县亲戚家躲起来。亲戚劝他说，这么躲着也不是事，赶紧找个合适的人，也就不用提心吊胆的了。可程莲珍的眼光很高，远远近近没有她相中的人。

说来也巧程莲珍来到亲戚家的第三天就在大街上遇到了陈正明。这陈正明是长顺县有名的富家子弟，住在摆角寨，毕业于贵州大学农学院，长得潇洒英俊，待人彬彬有礼，这在布依族中，可谓是人中之杰了，程莲珍一见钟情，可后来她了解到陈正明读高中时就由父母作主娶了妻，她拒绝了陈正明的纠缠，陈正明一再解释，程莲珍还是没有心思，为了不让陈正明再找到她，在惠水城住了20多天，又悄悄地回到中苑。陈正明哪肯罢休，他经过认真策划，准备抢亲。

深秋的一天晚上，程莲珍出去提水，被四五个小时子抓进轿子里抬到了摆角寨陈正明家，就这样贵州的第一大美人在极度惊吓恐慌中当了新娘。说也奇怪一夜过后，程莲珍象变了个人似的，对年少英俊、举止文雅的陈正明百般爱慕，她觉得能给这样一个大学生当妻子真是幸福。陈正明对这个费尽了

心思才得到的美女更是百般恩爱，他把原配妻子安排到远远的地方单独居住，又把全部家产交程莲珍掌管。每天，他俩形影不离，一有兴致就双双跨上一匹铁青马去游山打猎。

一天，他俩坐在山坡上欣赏那五颜六色的野花，陈正明突然发出一声叹息，最近几天陈正明时常唉声叹气，面有难色。程莲珍有些不解，娇嗔地说：“正明，你一定有什么心事瞒着我。”

陈正明抚摸着程莲珍的肩头说：“匪首王海臣提亲不成，怀恨在心，最近对天发誓，就是踏平咱们，也要把你抢去。唉！这可怎么……”。

还没等陈正明把“办”字说出来，温柔、娇美的程莲珍竟然将头一昂：“你也是个男子汉，手下有人有枪，怕他王海臣什么？”说到这儿，她停了一下，大眼睛闪烁出无畏的光，给正明鼓劲说：“摆角寨山高路险，我们家又住在半山腰，是四合院，有碉楼、炮眼，王海臣要真敢来，叫他站着进来，躺着出去。万一打不过他们，我就把手榴弹绑在身上，和他同归于尽。”这番话刚出口，程莲珍脸上显露出来的那种少见的凶狠的神情也稍纵即逝了。

陈正明听了程莲珍的话感到非常意外，他真没想到，与自己朝夕相伴的纤纤弱女，竟有如此胆量。程莲珍见陈正明一脸的惊奇，微微一笑说：“从今天开始，你教我打枪吧，短枪、长枪、手榴弹都教。

陈正明望着程莲珍，觉得她不但貌美而且胆大，正是自己的好帮手，便站起来高兴地说：走，回家拿枪去。“随继拉起程莲珍，并将她扶上马背。

于是程莲珍开始学装卸使用各种枪枝，如何把子弹上膛，如何瞄准静止和前进的目标，如何爬着、蹲着、站着射击。因为

陈正明教的认真，程莲珍又非常有灵气，只二十几天的功夫，各种枪都被这个出名的美女玩得烂熟。

她一只手能把子弹推上膛，并能击中五六十步以外前进的目标，她一扬手，十发九中。至于骑马的本事，已经比陈正明大了，只要训过的马，她不踩鞍镫，就能一跃而上，在崎岖不平的山道上奔驰，如履平地。

程莲珍善射能骑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匪首王海臣听说后，打消了踏平摆角寨，抢程莲珍的念头。

对生性聪明的程莲珍来说什么都不是难事，和陈正明结婚三年，她就把财大业大的家管得景景有条；几百号人在她面前垂手立站，服服贴贴。

然而，好人命不强，1947年，程莲珍刚生下女儿没几天，祸从天降，陈正明突然半夜鼻孔流血不止，没等到天亮就气绝身亡！年仅23岁的程莲珍和襁褓中的婴儿转眼间成了寡妇孤女。

就在程莲珍陷入悲伤痛苦中的时候，麻烦和灾难又接二连三袭来。陈正明死去才一个月，一些有头有脸的人就派人带着厚礼来提亲，有直接管辖摆角寨的水波龙乡的赵乡长，有县保警大队的郭副大队长，有县参议会的殷参议长，正在省城大夏大学读书的罗绍凡，一表人才，也三番五次托媒来提亲，还带来一封求爱信。面对这些摆角寨人又敬又怕的人物的纠缠，程莲珍并没有动摇为百般恩爱的丈夫守节的决心，她每次都以父亲教诲的“女子从一而终”的古训委婉地谢绝了婚事。

但是，就在程莲珍送走一个又一个媒人的同时，亲人的枪口却已经对准了她。陈正明已经出嫁的亲妹子陈八姑为了夺取哥哥留下的万贯家财，左思又想，横下一条心，尽快杀死嫂子，免得她出嫁后把财产带走，于是她找好了杀手，并以关心

嫂子为名，派人打探嫂子的行踪。一天她得知程莲珍只带罗八一个人去水波龙乡查看粮仓，便指挥杀手埋伏在路旁的树林里。

丈夫死后，程莲珍怕人们说三道四，每次出门都让家仆和她保持一定的距离。当她刚走进前面的树林时，罗老八喊住了她：“少奶奶，我在这边走吧，你多留点神，这儿常出事”。

罗老八是很忠实的人，程莲珍没说什么，让他的马跑了过去，可就在这时，一声枪响，子弹哧地擦过耳边，她本能地一弯身，朝近处的山上跑去，一排排子弹追赶着她。

“快过来，罗老八！”她边喊边回头还击。

罗老八很快跟上来，两人借着树干的掩护，一边射击，一边向后树林里望去，只见密集的灌木丛中，有三四个人影在晃动。

“老八，你打左边两个，我打右边两个”。从没经过这种阵势的程莲珍丝毫不害怕，竟果敢地指挥起来。

林中的杀手正在向这边移动，寻找目标，程莲珍和罗老八同时扣响扳机，两个人倒下去了，罗老八站起身要冲上去，程莲珍一把把他拽倒，两颗子弹飞了过来，打在身后的树杆上，程莲珍一阵猛射，对方没有了动静，过了十来分钟，她和罗老八端枪冲了过去，袭击他们的人已没了踪影，地上只留下两滩血迹。

回摆角寨的路上，程莲珍非常沉默，她把所有认识的人都想了一遍，可怎么也没有想到是谁要害死她。

罗老八见程莲珍经历了这场袭击后，没事似的，还是那么端庄沉稳，心里赞叹道，真是个了不起的女人。

回到家里程莲珍忙开了，她先把女儿委托给亲戚抚养，接着把大部分财物分散进城里，又在惠水城买了一幢房子并带

人前去打扫收拾。

陈八妹刺杀嫂子未遂并没死心，她安排了耳目打探嫂子的动静，并以 1000 元收买匪首王海臣，伺机杀死程莲珍。

程莲珍在惠水城住了七八天，房子收拾完了，便带人返回摆角寨。

从惠水城到摆角寨，三四十公里，一路山多路险，树木参天，是土匪经常出没的地方。

程莲珍和十多个保镖刚走进一个山垭，就见两山密林中飞出一群群受惊的鸟。她轻轻勒住马缰，把十多个人分成三股，左右两边各一股在密林中前进，她自己带着陈光复、陈光美兄弟走正中的羊肠小路，她叮嘱陈氏兄弟，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要紧跟着她向前冲。左右两股出发十多分钟，约摸已经上了山，她才端着手枪，翻身上马，说声“走”冲向羊肠小道。

果然没出所料，王海臣的人马就埋伏在这里，程莲珍一进入他们的视线，王海臣一声大喊：“打”，一排子弹扫了过来。于此同时，程莲珍的左右两路保镖也在王海臣的两侧开了火，枪声爆豆似的响起来，子弹雨点似地落在王海臣的队伍里，王海臣被程莲珍的三面包招围蒙了，等他们醒悟过来，程莲珍他们已经走出了很远。

这一场反埋伏战，在长顺和惠水两县传开了，人们奔走相告，一个二十多岁的女人凭十几条枪，打得大土匪王海臣损兵折将，真是神了。

陈八妹得知又没有杀死大嫂，急了，又想出一条毒计。

程莲珍回到摆角寨的第三天深夜，看门人进来报告说，陈八妹来了。程莲珍让进来。

陈八妹亲亲热热地拉着程莲珍的手说：“大哥死后，我们家里一直很忙，十多个月没看你了，很挂念嫂子和小侄女”。

程莲珍见小姑的亲热有些虚情假意，她皱了一下眉头，奇怪，自从她哥死后，这个小妹妹就未登过家门，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呢？她直接了当地问道：“八妹，这么晚了，来家一定有事吧，直管说吧，嫂子和你哥一样，会帮助你”。

陈八妹收起脸上的笑容，有些难为情地说：“大嫂，你妹夫有个侄要办喜事，没匹好马接亲，想把哥留下的铁青马借去用两天。

“铁青马”！程莲珍思忖了一下，“我一天也离不开它。”

陈八姑赌咒发誓地说：“大嫂，我也是没有办法才能求你的，用完后，我马上给你送回来；就借给用一下吧，好大嫂。”

程莲珍根本不知道两次遭袭击是小姑指使的，更不知道借铁青马是小姑害她的毒计，就答应用：“不是嫂子不进人情这马是我的两条腿，先借你用两天吧，一定给我送回来。”

说完让人告诉陈光复、陈光美把马给八姑送去。

第二天，太阳快落山的时候，陈光复、陈光美回到摆角寨，喝得醉熏熏的，倒地呼呼大睡。

不一会，看门人告诉程莲珍铁青马回来了，程莲珍赶紧跑出去，只见铁青马浑身伤痕累累，没了鞍镫，没了笼头，象是被带刺的铁鞭抽打后挣脱缰绳跑回来的。程莲珍扶摸着马的鼻梁，心痛得哭了。她急忙让人唤来陈光复兄弟，问出了什么事。

两个保镖见到铁青马一阵惊愕，醉意全消了，陈光复扑嗵一声跪在地下：“婶娘，要出事了！”

“啊”程莲珍赶紧追问“快说怎么了！”

兄弟二人如实说了。原来，他们在陈八姑家见到了王海臣，王海臣见他们哥俩要走硬拦住了，强迫他们充当内应，在今晚半夜把大门打开。陈八姑还砍了一只红公鸡，要他俩对天发誓不说出去，然后四人喝了一坛鸡血酒。给他们每人10块

大洋，还说，事成之后每人再赏 20 块。

陈光复把事情说完后，鼻涕一把泪一把地从兜里掏出大洋：“婶娘，你待我们象亲人一样，我们不能干那昧天良的事，只是假装答应他们，这大洋你收起来吧”。

程莲珍安慰他们说：“这大洋你们留着用吧，我很感谢你们给我报了信”。说完她叫人马上给铁青马治伤，套上笼头、鞍镫，并换来所有的保镖商量对策。

天黑的时候，陈八妹和王海臣的人马在寨外的树林中汇合，少说也有一百多人，五六十条枪。陈八妹还准备了十几匹马驮运财物。

半夜的时候，偷袭的人马包围了程莲珍的住宅，大门没锁，陈八妹和王海臣带几个人轻轻地走进院里，院里静悄悄的，一片漆黑，陈八妹向堂屋摸去，她要一个人冲进程莲珍的卧室，金银财宝都藏在那里。

就在她刚摸到卧室的门把手时，王海臣在院里突然大喊：“不好，有埋伏，快撤！”

还没等他的话音落地，死寂的大院突然枪声四起，房顶上，碉楼里、两边厢房里，大树后面同时迸出火光，四面八方的子弹一齐向偷袭者射来。有几个人被打倒了，陈八妹吓得两腿直抖，跑到墙外，被石头绊倒了，浑身哆嗦，瘫在那儿。

王海臣跑出不远站住了，把人马集合好，满脸杀气地说：“弟兄们，我们既然来了，就不能空手回去，一不做，二不休，打死程莲珍。”说完用冲锋枪做掩护反冲回来，刚跨进大门，十几颗手榴弹甩过来，炸得人死的死，伤的伤，活下来的向后抱头鼠窜，王海臣见无法逞威风，大喊着：“撤，快撤。”

陈八妹慌了，她让夫家的两个亲戚拉着她逃跑，可是没走多远，后面人喊马嘶地追上来了，程莲珍的手电光照射过来。”

“八妹，是你呀，勾结土匪杀害亲人，真是狼心狗肺。”

陈八妹浑身筛糠似地跪在路边：“嫂子，我的好嫂子，饶了我这条命吧，妹子错了，再也不敢了，看在我哥哥的份子，就饶了我吧。”她边说边磕头作揖。

程莲珍一时没了主意，她的枪口一直对着陈八妹，可心却软了，难以下手。周围的人眼盯盯地看着她，有人说：“放了这样狠毒的人，将来也是祸害。”忽然程莲珍一转头，一闭眼睛抬高枪口，朝着陈八妹脑后的树杆，砰砰砰三枪，算是泄了心头的愤恨。

陈八妹被枪声吓得昏了过去，天亮的时候才清醒过来。

程莲珍回到家里，吩咐人们把院子打扫干净，杀猪宰羊，摆上酒席，共同痛饮，庆贺胜利。

两天后，正逢水波乡大集，集市上人们奔走相告摆角寨发生的事情，忽然，远处奔来一队人马，走在最前头的人边跑边喊“闪开！闪开！”只见程莲珍骑在铁青马上，一队保镖跟在后边，中间的一匹马上横担着两个五花大绑的人，身上血淋淋的，贴着一张白纸，上面写着“土匪”两个大字。这是昨天晚上活捉的。

程莲珍押着土匪在场坝上游了一圈，然后来到乡政府，把土匪交给赵乡长，要求严惩，还要求乡政府捉拿王海臣，为民除害。其实赵乡长与王海臣暗中早有勾结，但迫于群众舆论，他不得不把他送交县政府依法处理，并暗地派人通报王海臣远走高飞。

从此以后，水波龙乡的人们很少听到土匪王海臣打家劫舍的消息了，程莲珍也过了几个太平日子。

1949年11月15日，贵州解放了，程莲珍决定把枪枝弹药交到县政府，并讲述她的情况请求保护，但是，当她和罗老

八来到县城时，解放军已经开到四川去了，县城里乱纷纷的。她只好返回摆角寨，过一段进间再说。

刚一进寨子，就看见许多穿黄军装的人来回走动，程莲珍感到奇怪，急忙奔向自己家。自己的家更使她吃惊，台阶上架着好几挺机枪，满院子穿黄衣服的人，她埋着头，奔进堂屋，堂屋的八仙椅旁，围坐着当官模样的人，她一个个扫视着，猛然发现两张熟悉的面孔，一个是在凉水乡当过乡长的罗绍铨，一个是向她求过婚的大学生罗绍凡。

就在程莲珍要上前和罗绍铨兄弟两说话时，罗绍铨突然站起来说：“报告总司令，她就是陈大嫂。”

被称为总司令的人瘦长脸上留着一撮山羊胡子，他见程莲珍打量她，站起身来，走了过去，伸出右手…把握住程莲珍的手说：“陈大嫂，久仰大名，今天见到你的芳容，我曹绍华实感荣幸。”

程莲珍长期生活在乡间，还没有同男人握过手，更没有一个男人对她如此放肆，顿时又羞又窘，脸刷地红了，使劲抽出右手，向后退缩，正好退到墙角的一把椅子跟前，罗绍凡伸手示意她坐下。

曹绍华拿过一张委任状，双手捧给程莲珍说：“陈大嫂，我封你为贵州反共自救军直属大队的大队长。”说到这儿，他贪婪地看了程莲珍一眼继续说：“罗团长，你们兄弟俩和陈大嫂都是布依族人，我们就按布依族的规矩，喝下几坛鸡血酒，庆祝我们同心协力，以成大事。”

“总司令高见。”屋里的人大声应和。

程莲珍却仍然呆坐在墙角的椅子上，曹绍华见她很木然，脸上堆满笑容说：“陈大嫂，你是一位女中豪杰，今天的事我们一言为定了，希望大嫂为国立功。”说完把委任状送到程莲珍

面前。

程莲珍丝毫没有接的意思，罗绍凡用手轻轻地碰了她一下，她才猛醒似地站起来，惶惑不安地接过曹绍华手里的那张纸。

这时，罗绍铨大声喊道：“准备酒席。屋外的士兵们立即忙碌起来，程莲珍的保镖们也帮着杀鸡备酒，准备鸡血宴。

席上，罗绍凡主动张罗摆菜斟酒。一边为“司令”、“师长”倒酒夹菜，一边照顾程莲珍。程莲珍在心里很感激罗绍凡。

时近三更，酒终人散，程莲珍回到自己的卧室，这翻天覆地的变化搅得她心里乱糟糟的毫无睡意。

突然，砰，砰，砰有人轻轻地敲门。

程莲珍刚要问是谁，门外传来柔和的声音：“大嫂，不要怕，我是罗绍凡，有话跟你说。”

程莲珍摸了一下腰里的枪，拉开门栓：“出了什么事，进来说吧。”

罗绍凡侧身进了屋，神情焦急地说：“我刚才听大哥说，曹绍华明天要把你和你的随身保镖带走，你千万不能去，他没安好心，想叫你跟他……”

程莲珍一听就明白了，她打断了罗绍凡的话：“罗二哥，我想问你一句话，请你照实说。”

“大嫂，你只管问吧，我是不说假话的。”

“曹绍华的日子能不能长？”

罗绍凡坐了下来：“我估计，解放军一旦从四川调兵回来，他就完了，蒋介石 800 万大军都被共产党打垮了，他这几个师还能成了气候。”

程莲珍听到这，皱了皱双眉：“我早就听人说你当了解放军，明知道曹绍华的日子长不了，为什么还投靠他呢？”

罗绍凡低下了头，红着脸说：“大嫂，我大哥听说我当了解放军，气坏了去了几封信追我回来，我都没动摇，后来，我又接到了他的一封信，说大嫂年轻守寡，无依无靠，这兵荒马乱的年头，必然要落进坏人之手，于是我改变了主意，跑回来了。”

程莲珍见罗绍凡手足无措地说完这番话，心里一阵感激，这几年来，他一直没有忘记她，眼下，为了她，他又弃明投暗了，这是多么难得的人呢。

罗绍凡见程莲珍默不作声，刚要说什么，突然响起了沉重的敲门声。

罗绍凡惊惶失措，想找个地方藏起来。

程莲珍却镇静自若地说：“不要怕，我来应付。”说完走过去把门栓拉开。

曹绍华闯了进来，一身酒气，满脸阴冷的笑容，他伸手去拉程莲珍，猛然发现罗绍凡站在屋里，眼睛立即露出凶光，恶狠狠地说：“你为什么不去睡觉。”

罗绍凡吓得后退了两步。

程莲珍却大方地一笑：“曹总司令，你还不知道吧，绍凡同我早已定了亲，我们正在商量结婚的事，明天请您老人家喝喜酒。”

1950年，贵州境内的土匪活动十分猖獗，贵州省委、省军区决定收缩兵力一块儿一块儿肃清，暂时放弃了长顺县和惠水县部分区乡，这些地方的驻军接到命令后相继撤离了。

解放军前脚走，贵州反共自救军马上占领了这些地区，曹绍华在离摆角寨不远的长顺县威远镇建立了匪总司令部，打家劫舍，抓兵抢粮，欺男霸女，无恶不作，受到当地布依族人的强烈反抗，老百姓一方面把粮食财物藏进深山老林，一方面自愿组织起来，拿起扁担、镰刀、斧头同曹绍华的军队搏斗。反共

自救军的士兵都知道曹绍华的日子长不了，很多人都不愿为他出力，开小差的越来越多。曹绍华见群众的暴动难以控制，急得坐卧不宁，罗绍铨献计用陈大嫂的名义张贴布告收集粮饷，阻制百姓反抗。

程莲珍在长顺县和惠水县是很有威望的，布告一贴出，水波龙的老百姓都交了粮，紧接着其它乡也都纷纷把粮食挑到摆角寨程莲珍的家里，几乎没有一家把粮食送到威远镇曹绍华司令部那里的。

曹绍华不得不称赞陈大嫂在百姓心中的地位，亲手写了两张委任状，一张任命陈大嫂为贵州反共自救军团长，另一张任命她新婚的丈夫罗绍凡为副官。同时命令二人迅速扩充兵力，准备参加攻打惠水县城。于此同时，曹绍华又以反共自救军团长的名义在大片布依族聚居的乡镇张贴布告，鼓动乡民们在3月20日自带粮食武器集中到摆角寨待命。不明真相的布依族人听说陈大嫂召集他们，带着粮食，扁担、镰刀、斧头在3月20日前就赶到摆角寨。

3月20日凌晨，程莲珍见大门口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她不能失信百姓，只好一边在心里痛骂曹绍华是大骗子，一边硬着头皮，带上她的十几名保镖和300多受蒙骗的群众，奔上去县城的路。

惠水之战前，曹绍华进行了周密筹划，投入了3000多人的兵力，企图一举歼灭城内的200多名解放军和地方干部。

可是，战斗一打响，解放军灵活机智，拼死应战，以一当百，左冲右杀，3000多匪兵难以攻进县城，正在战斗进行最激烈时，解放军一支支增援部队赶到了，曹绍华指挥的匪军腹背受敌，狼狈逃窜，城外的道路和田坝里横躺竖卧着200名具匪兵尸体，罗绍铨身负重伤。